

卷四

書名 新刻法筆驚天雷四卷
撰者 清 闕名 撰
卷 卷四
內容分類 史-政書-法令-平獄
索書號 大木-法類-獄訟-訴訟-2
編號 B3883500

[彩色首頁1](#)

[東洋文化研究所漢籍目錄-編號: B3883500](#)

[東洋文化研究所漢籍目錄所藏漢籍善本文影像資料庫](#) 系書號: 大木-法類-獄訟-訴訟-2

[漢籍善本文影像資料庫文本新刻法筆驚天雷四卷](#)

版權所有: 東京大學 東洋文化研究所
[使用上的注意事項](#)

詞訟指南

新刻法筆驚天雷卷四

人命類

父告子死

告狀人薛恩爲打死男命事本年某月某日人命明
堪署公出冒死控台急究簡償痛某孤異同男二郎來
治營生冤豪某敗男孤文賺誘伊家打獵男不遂欲歸
言觸虎子某呼部某等各執器械亂打遍身重傷即時
身死詐信趕某亡對証財勢滔天男死非命天冤大法
懇薩親提簡償正典泣告

訴

訴扶人何華爲認出無影事凡稱人命騙人誣人亦須
稍有以鉤無似逃犯某伊係常州人氏曩因某選彼典
吏帶某甲首黃泊之在賓某第男改名二郎蜈蚣爲

新刻法筆驚天雷卷四

告狀人李開達為姪好殺命事
女愛娘素守深閨竟遇官豪陳繼
儒貪愛娘女色身帶利刃夜橫奸
病女愛娘與二表妹同宿一見惡
至同聲叫喊逼殺二命達女幸逃
惡將首飾擄掠一空切思家累清
天王法難宥殺天急救追賊償命
生死啣恩切告

淮安縣知縣周堂准其狀出牌即時
拘陳繼儒到官繼儒見牌正是半天
下雨不知來歷只得做一訴狀定訴
云

訴為平空啣命事儒讀卷之書
驚天雷

素守禮法並未與他一面奸情何
自而來彼告需殺當日何不捉獲
黑夜擄掠安肯吐已身名况儒不
負而有室何肯殺命以謀財寃枉
天大祇至死門乞台鑒誣枉
感恩上訴

縣官次日拘陳繼儒李開達到官問
曰李開達告尔竊他女兒美貌姪奸
不從殺渠表妹二人掠渠財物而去
汝是官門之子又是讀書之人何得
如此是你自取死罪繼儒曰他告小
人殺奸有何可証縣官道豈无可証
他為何不告他人卑告于你儒曰小
人與他素不一面他為何告我縣官
叫開達問曰汝告繼儒殺命他說並

騙害類

告詐刑吏

告狀人衣客為虎吏嚼民事刀奸猾吏周昭鎖元木縣
刑司哺官作弊赫勒民財家成金穴客因仇賊誣扳蒙
拘繫獄值昭提牢酷刑私拷勒銀二十兩客貧負哀泣
跪送千金伊噴少加刑又賣一女婆足跪送假王十手
交付切容骨肉分散父母狼狽懇求追償原銀救恩究
苦恩同再造哀上土告

訴

訴狀人周昭為乞救刁騙事昭應役而載守法死犯近
衣客因盜被告蒙令拘禁昭當提牢客不遵法度直言
罵詈致成血恨事謀王十硬証押送銀一庄飄肆証

卷四 騙害類

令昭害似此刀棍既已為盜復為刀騙懇乞老爺作主
剪除凶惡庶大馬兒其冤累切訴

審

審得周昭以獐首鼠額謀充刑吏侮弄刀筆哺官噬民
倘所謂禾中之蟲賊非即衣客被賊誣扳又元証証合
行釋放周昭提牢夜半勒銀二十兩此胡為者也天以
一窺犯而索銀二十兩若脫以重囚索金奚管以百計
哉是以刀筆為劫注罪人為奇貨而家金穴信不誣也
昭已昧四知之戒衣垂三尺之重財數盈貫似配不枉
告捕赫騙

為騙嚇事台助理輪洗冤清首衙害其以徒輩復入夢
捕其向其指盜過某識認融怒併指為厭某面假
殊手統數役某七黑夜攻家搶身鎖打錫孕婦墮胎幾



未識汝你女兒被殺又無証見何往
告他聞達曰小人女兒見是他殺與
官曰黑夜何以知之達曰殘燈未滅
與官曰你女兒何以識他必有其故
唯免汝女兒到官即出牌拘愛娘至
具官問曰陳繼汝娘好汝之時從何
處來愛娘曰從後門來與官曰你被
奸否愛娘曰未遭奸口官曰何識姓
名愛娘曰彼抱我之時說他是陳某
家公子與官審畢呼繼儒罵曰你說
不肯吐已真名汝抱好之時倚父官
吐出真名要他從汝誰知其事不識
汝故恨而殺之此亦何訴繼儒被具
官一辨死言可對以叫屈枉官大
怒發打三十問成死罪申文上司遂
驚天雷

判云

審得犯人陳繼儒倚勢構淫不守
法律抗利刃殺夜殺二命又捲財
物情可惡而罪可加死何足惜抱
愛娘說已真名分明欲欲知已之
勢非屈奸而何一豪強逼殺二命
父加強奸死又該死當夜帶不惡
越入樓又擄人物狼上加狼世上
難容法律唯免以該秋後處斬以
正風化

上司依擬下與官即將繼儒上丁
長械囚在獄中繼儒枉屈无伸朝夕
涕泣盜中有一人姓金名蒲者因被
人告亦囚盜中見繼儒朝夕悲哭遂
問曰你因甚受枉似成死罪這等悲

死指官酷騙三兩盜紳一疋跪獻方疎某詞詐官照騙
惡造民殃叩批軍廉究賊解告

為黑冤事哭某充应谷七台下捕兵奉公守法可查可
訪禍因某告劫殺奉票拘賊犯某不意某豪某昌認個
容不容鎖拿某以賊情重人論觸虎怒喝剖某七棍石
乱打剪斷鎖鎖搶走賊犯当按地方某証反先術制人
捏酷騙虛情發憲送大買腹獲証掘穿喉人哀乞令上
雷豁无辜着錄討还原拘賊犯庶幾役有主民不津力
哀訴

審

捕盜之害民甚于盜之害人某藉劫殺之票混掠同姓
同名之某為盜賊罪已甚矣及認為佃客即釋之可也

卷四 縣署類

仍俱指其為盜以歷之更勒其代某竊發銀三兩盜紳
一疋何其狠乎懲責外追贓似配具招甲詳

經紀爭客

為終臂奪食事入元牙行經紀公直貿易里民近悅商
旅遠來維有江右鹽買吳月父子世寓本店驟縣通知
陡被奸牙呂五沿途邀截勒買吳領伊家惡詆不容碗
內分羹人豈甘于終臂奪食告乞究客归原不致挽奪
上告

訴

為古客濟會事无耻慣牙李八父子煥橫攬貨真利直
買天月素被虧騙因投五店發賣八恃勢上門邀奪客
不聽從反向告誦切思經紀与客相依去住任其自便
奸合煥奪難甘望乞究詔民得安生上訴



泣繼儒告以被屈情由金蒲索原被

狀詞細觀遂笑曰本心憂兄不死矣繼儒驚問曰何得不死蒲曰觀告者你不該死現訴詞而自取死耳儒曰何處差錯蒲曰你訴狀中句上无開生之門耳既好吐已名你是豪富之家豈官疑你吐已名使彼從你不為不是你言富而有室安有富至者見財色而不貪者乎你言讀書守教今之讀書人皆聖賢否現此數句情雖寡官自不信安能脫得死罪此審定是死的儒又問他告者何如蒲曰彼言共枕同声又能逃了一人殺人者况逃一人豈敢恋取樓中物否且彼被我抱佳不肯不先殺之又肯合

驚天雷

尔從者而去殺睡中人耶現此便有可開之門儒曰老兄見教甚明方乞救我一命生死不忘蒲曰不佞覺克作一訴狀須得一大胆之人在新案院處投訴即可脫也繼儒頓首拜求貸遂作一狀云

訴為飛死事好貪難辨人有好反今以秋死願賜一鳴儒若貪淫必非一家自為眾人皆惡言折識者可証儒若清白遭冤乞天再審救命若果清真即時碎割甘心殺二命而逃一命誰敢恣取財物舍好者而去殺睡者焉有是理懇台拘隣若再審必死甘心上訴

繼儒得狀道家人陳元子案院處去

審

經紀李八与呂五訴告蓋利之所在人競趨之常情也但李八原係吳客店主在呂五当分一半与之毋得違網打尺可也供明免罪

經紀噬騙

告為剪惡噬騙事啞獸買喝民莫敢攔平身遭整情无由控甲揭本販布候投棍牙鄭王家發賣約定價銀若干滿日併还臨期節取推延弗吐坑身流落半年財本无归妻孥失望具情投台究騙超商上告

訴

訴為明騙坑累事某月客人王甲將布發販王家投行發賣彼有舖戶孫王李發等支去若干限期还價多經半載節取推延希圖雲騙客執有限王人賴玉罪補一

卷四

騙害類

三

審

騙一逼人急輕生投天乞怜无辜究追远客勸思上訴審得客貨發賣悉憑牙家蓋以主人有眼而客无眼也鄭王何以客人財貨溢放棍徒以致无归逗遛異地是誰之過与合先賠还再追孫王李發給補

毛氏告詞係詐稱

告扶妇毛氏為滅倫奸姦事氏夫天殺已久有孤薛姪于旺儒身猷行旧年十一月貪氏姿色突入抱奸念氏不從偶因氏伺田取糶銀盟僕于二剥衣赤体全僕奸汚仍禁水米三日絕食伊母見憐放脫奔回似此滅倫親法投天急救上告

訴

訴狀人于旺係舊川恩儒李生員為乞除匿害事庸旺



投訴察院楊公係南京人現儒訪狀即召前案發推官戚公再審推官即出牌抱李聞達並文愛娘同隣有到官推官問隣眾曰尔寺曾見繼儒貪淫否俱言曰繼儒居官家寡死貪淫又問曰素有騙人財物否俱言无有戚公故作怒色將隣人各責十板又問又答如前戚公思了半晌想起舍奸者而殺睡者其中必有通奸不殊系命之人豈肯舍奸者而去殺別人情有可疑乃叫女邊隣人于案前囑曰我問你等你可說夜上見他來又叫男邊隣石可說昨夜見他往愛娘家來隣人供衣話遂呼愛娘問曰汝當時被他抱佳繼儒可肯下首

驚天雷

手愛娘一時不能答只說二妹在床手喊叫他便去殺二妹我公笑曰你勿瞞我繼儒與你必有通奸你妹不知情見繼儒來故喊叫也恐事露故殺你妹若非与你通奸繼儒安敢哭人你臥室乎即喚女邊隣人問曰你曾見繼儒有時來否隣人曰有又喚男邊隣人問曰你曾見繼儒有時往他家隣曰有戚公曰時上有人看見通奸明矣奈何不招即欲用刑愛娘見事已露文欲用刑顯不得羞耻即對戚公訴曰妾是一時无知被繼儒抱楊姬來拘挑引彼入我臥室以致失身但不知那夜來殺我妹又是何意戚公即提繼儒問曰你死與他通

幼入官行誼无玷切事不近理詞亦反離天下豈有突入抱奸忽其不從繼以脫衣赤体全仆奸汚又繼以水米絕食此皆情理所无况事在同年十一月告在今年三月匿害昭然難逃永鑑原告不認被告何辜慘遭陷害冤枉莫伸懇乞仁合繳詞申鄂斯文有主叩訪

巫全及記井再首詞

卷四 騙告類

毛氏寔告

訴狀人毛氏為冤屈事氏夫早死永誓柏舟禍因積仇詐氏名狀院告誣係于旺乱宗垂谷烟塗詎奸侮注復敢匿首証氏私和得銀百兩切氏女流頗識名節若有被汚之情貪利之心何不投鳴告駭于同年乃聽買和于今日且氏族族父族耳目眾多公議難混果汚氏于奴僕禁氏于水牢死論百金確買氏恨即有万金安逃眾忿奸忠与氏非親押作効息刀好九甚叩乞事

上旺投詞

投訴狀人于旺為查索冤屈事台司民狀鄉民被枉不得號因奸巫全忿旺弗貸遂肆係前初捏氏名人誑和宗繼匿井冉首詞捏旺私和天投匿者絞律已森茂



好他今招認你有何辭繼備即向愛
 娘問曰小娘子我何曾與你通奸今
 日來冒認愛娘曰你自同楊媽來我
 家又夜上向我討物何自不認你為
 我殺二命我不如与你同死便了繼
 備曰小娘子屈死人也何曾同楊媽
 往你家愛娘曰你苦七不認須將楊
 媽來問便見明白戚公聞言即拘楊
 媽到官陳繼備本无此事一見楊媽
 至便正色問曰我何曾見你何曾同
 你去愛娘家須要實生說來楊媽或
 繼備正色一問即云不是你繼備曰
 不是我是誰那楊媽死言可對戚公
 大怒將老媽婆連老媽婆受刑不過只
 得哀告說是他兒子楊天智戚公即

驚天雷

捉楊天智到官戚公大怒喝楊天
 智曰楊天智先招一承認說是前
 夜上樓見二女一着男衣在抹粉愛
 娘有別好我放殺之愛娘見天智即
 晒不堪滿面羞慙自恨失身匪人因
 老媽婆已死近近前將老媽婆咬下一
 耳齒身撞石而死老媽耳中流血不
 止亦上堂告大憲戚公即時作文申
 察院云

推官戚公為遵依要審陳繼備奸

貪饒命事審得犯如愛娘負美色
 而起禍端嗟乎愛差者不得其其
 美也羞于錯認惟作阮郎不待
 殊而自死矣此為見天智之形而
 適宜也為傷出前情用恨无不罪
 平兄弟吳安同打門擒打勢即傳
 府勸夫吏孔貧佳无

審

卷四

騙書類

五

牛氏告詞

杜害者也五合六聚具在一紙之中明稟暗投確有公
 庭之跡至取其稟詞與本狀互相參勘即得其手腿即
 証之符又可得其故意如錯之狀夫以眾口之共咬而
 加以紙上之墨痕而又符以公堂之踪跡至全雖有首
 口難為專矣前從未完後配遞至不痛懲之恐无以刺
 肝胆之憤而微顧風之放也合受匿名依律但念彼時
 未終見項軍賊以曖昧不明奸詐事情汚人名節報復
 私仇之例或遺焉焉焉

坐宅婦乃一婦人奸計有出於子妻破四處持暗信重傷夫屈氣身亡家破人亡見其慘狀
通孟發子有謀殺命網罔能逃得天恩乞檢傷恤一併發民坊告

律未決而真從元孫方人可欺
天不可欺也死休去後天管原先
會意因班引本罪既坐但其狠
心因色貪財又起醉心通姦二命
此禽獸之所不為也問死何謂切
思余二命而一德死若何甘罪以
後剖以眼陷中二女李聞達聞太

之即妄告人死罪本該反坐伯
事出于有由亦非死因妄捏罪刑
秋懲陳繼儒好情死而殺命虛卒
空受刑當罪今得自則前屈何
以補之賄得陳繼儒乃宣門公子

驚天雷

德行之人讀書願助中文李道送
大書官以補前屈屈官周崇名為
知見七事不知此尸位者何異得
戰死益于民如不若官秩亦虎化
人矣統請恭推官未敢擅便將
申出微送供便友振下殆落不敢
妄申所申是是

案院轉申友一箱心中大快即批允

擬推官由交心如懸鏡毫無鋪張
字字可從縣官周崇三日離任
回鄉諸言倒戰揚天智秋後決
陳繼儒即死交至孝道送入官官
本晚親賞解痛本書清白流芳四
字以補前屈好之苦准官批允本
安地方

審

審得尚三村村夫傭工展日所父里長周普孫振其
有其死傷不可知但云供役取牌本不宜倚直而矜
平民豈不得兄弟而倍覺役也三朝延潛逃原死重罪
御民官如帝畏長如虎年只貪徐徐拘要事可廢道

卷四 騙官類

詐各店店賄役

告伊人段山為局賄役命事魁惡采交李見其另惻天
照天保開場大賄賴人家產局第段水入場雖放債
出九大十且相計騙輸銀二百兩勒局田償解凶罰段
胎胎四傷命在旦夕坑騙弥天總乞則除以發賄悉以
安地方

高麗明宗秋皇本院即日題請

旨加聖本院銀三千兩以旋漿其

推官目市文批名死下十分次當即

受牌送陳繼儒上書官後出仕官至

少卿百姓死不執道威公神明知出

此公家湯賊二公其見與明若非益

中得金滿一狀死已決矣安能復生

自勿言狀中之好句即起頭飛死二

字便佳便妙其文至好負難辨人有

好及二句隨意有來未見其如相規

此二句極屬有理儒者負難必不一

家此二句何等相照何等明何等詩

豈快何等即証之審確里此一句論

警天雷

語云卿公之善者好之見其為善及

云殺二命而逃一人誰敢貪財財物

合於者去殺睡者未必指其此此款

字七處微何句可信方海復生此狀

可謂善于動公矣

作狀被計

宣德年間湖廣新州府京山縣有一

秀才姓宋名昱取字周氏家甚貧乃

博古通今之士也无可度日而代人

作狀詞但人求之者无有不勝中間

曲折略瑣妙不可言一日本道姓方

門文至各見微解縣獄去民壯一百

名各與物上提訴本道俱不佳其被

民打京山縣民狀投訴由主周令其

入通達江州府人甚有才至保進士

訴

狀人宋艾李見等為陰謀害事陰謀流毒于虎

狠小民死主投天急救艾等胡農受死所棄遺好書

升前年因爭山地致成血恨理訴局賭騙財反山告充

其人並未識面豈有賭告之理且十三日及夜自石河

殺親兄十升跪遞狀詞及查本日投訴並無升名匿書

是然但一庄之虛詞報卒昔之暇毗陰箭前一究中傷三

人似此奸狡險詐豈伏乞察并親匪免遭毒慘切訴

審

審得廬中按匿大撓法紀而民山告宋艾李見等賭虎

殺命爭拘案死段山之名而宋艾亦出于升之手蓋升

年前與宋艾爭山積仇而反与本年与李見交誼人命

計告本府升仇未訣明已決宋必輩升一詞而仇照狀

卷四 縣署類

升并執復之秘計也况列啟于十二日投文時而見于

升隨眾遞狀及查本日呈稟詞狀并无于升庄詞列啟

当时已預疑之矣奈以宋艾李見之宿恨而更實以列

啟之明目此非于升而誰其告者也故止賭擄罪坐

陪各于升何說之詞

告拐誘盜

告狀人某為揭誘人財事身于先年德媒用財私銀蓄

于某苗昌男為義子撫育成人靠為嫡親詎意昌親見

長大頗起有心誘另其盜銀若干松逃今已追捕父子

送育乞為究追財本病懲正罪感恩上告

訴

狀人某為電察誣害事身當不特官內一般昌有次

入通達江州府人甚有才至保進士

入通達江州府人甚有才至保進士



此身切民社投訴狠切但母為由交
 正司不肯此允乃問民社曰水具中
 曾有善作好狀孝叫一人來我自有
 才意民社見問只得笑對曰具中作
 狀者多要好者惟有西門朱秀才一
 人具主曰既有此人即去叫來見我
 中人去請朱秀才只得同民社來見
 具主待茶畢將草民社緣由說了一
 編朱秀才請討人狀看笑曰此狀式
 俱未有見識安能動上司具主曰何
 見朱秀才曰狀中此情不通如此息
 切但彼不替批乞生員只須兩個字
 道尊即與此奉矣具主曰用何兩字
 即請見教朱秀才曰數紙遞用那一
 張只換過錄語改用去兵二字中署
 驚天雷

引出去云云限道尊一見是狀定有
 和狀但不准者俱次職故道尊立意
 之故耳具主亦笑大悅送即自想其
 人好深如此我為一思之目不知被
 他瞞了多少便欲胆心書未齊才必
 日往交復申道尊道尊果然於下各
 具俱不替除仍照原例具王周公見
 道批准心中加緊朱秀才悟過新坡
 完院公曰正者其人福運大至京山
 里京山具主作一揭帖將朱秀才名
 字送去投見即看推官道尊拿問其
 人乃京人即差人拘到推官問曰
 你讀了甚麼書必是周公孔何為竟
 重里人你今被揭情真罪當有何話
 說朱曰哭罪當死不當訪人

審得田正人烟蔡集田廣地潤盤嘉小之士流阻截不
 和早如米之計流禾苗連文時往說何乃逞凶而最歐
 平乃田正亦務文樂服清煥吹鼓機打傷親弟田方此
 或机械交詐巧立一對案官依水具親自檢驗以定是
 非毋得虛誤
 斷歐暗胎

告狀人連文為伯水殺命事土豪田正田連田順為伯
 水利呈死身等因苗身兄連武往論匪患虎威喝云云
 張只換過錄語改用去兵二字中署才虎仆凶拳狠脚毆踢車死幸里鄉功身逃散自前天
 驚天雷

卷四

斷歐暗胎

以真統繼不其潘公曰作狀罪的爱
有不当不真朱昱曰老台只知作狀
有罪不知亦有故人之功潘公笑曰
狀情架捏乃是常套看甚救人之功
朱昱曰生員一言准尺請老台看訴
狀便見潘公听了即將訴狀觀看上
傷云

狀訴為扶危遭危事昱聞古云怜
危救苦乃成丈夫誰相安危自危
救者自苦昱自志志見危不忍袖
手年至而立遇難不肯旁觀作狀
者為家曾推為口討只代亞人傳
言並無半詞案理代訴者為老田
斬作狀者只携贈過橋橋敢有一
他辭

驚天雷

迫切哀訴

潘公曰聞你飽享之土為何不事計
書上進為此不肖之事你狀中拍說
作狀者竟充架捏然代亞人傳言推
暗子過橋其理該乎朱昱曰不才豈
不曉此寔 死奉親之資出于不得
已耳吐懇天台吟斯文二字大觀方
便之門潘公曰吾欲釋你但此事乃
按院之事難得不問你罪去你前程
只待你刑朱昱曰乞天台為二天之
庇大發慈悲救其前程若去不才前
程亦当然但不才若死前程老母死
以為奈悲致不才終身為不孝之人
倘得垂憐不才當收過首新語云往
老不諱來者可追潘公見朱昱說得

告狀人崔哥為毆婦墮胎事禍因丁程与左洪爭確互
相毆打身去解効洪以身有偏向触怒舊封孕妻急妻
被踢傷胎流血量地幸某扶戶墮下男胎命危朝露乞
天急救驗胎正法望光上告

訴狀人左洪為誣捏誦命事身与某爭確相毆極惡崔
奇助凶輩打毀帽裂服按察院証憑乃置偽胎誣命抵
暗乞台電燭不遭奸暗上訴

審

牙傳左洪爭確而與毆細事也踢妊而墮胎罪坐責拟
若云計置偽胎此帶血孩子從何而來合繩以法更有
他辭

提魚死毆

卷四

關股類

九

告狀人杭保為毆命折肢事身奔池魚与眾无涉近因
天旱水涸族惡杭尹下池網捉魚一尾約重十斤身与
理取堅抗不还反被毆折左手昏迷倒地幸某救起坑
恩分內肯財却被捏梁伯奪完全肢休竟遭凶惡摧殘
律法并豎在冤上作

訴

訴狀人杭尹為毆命誣捏事公衆池塘身往捉魚一尾
族伯杭保恃強搶奪隨身不与畜羣狼毆摩頭裁髮破
唇毀齒血流暈地幸其救証王法大變冤蔽无伸望光
上訴

審

潘得杭保有魚池天旱水涸杭尹從而網之保安能城
口平故此逞凶亂打保也折傷其肢尹也折落其齒罪

有理乃言吾念你家貧母老代你
中詳但你所命朱昱可謝次日惜公
作申文云

荆州府推官潘為憲批拿訪朱昱
事蒙白批拿犯人朱昱情真罪當
辜死屈枉昭得朱昱訴情為老母
家貧地忠義之氣伏望傳言請囑
廷務死有虛捏此心此意情有可
原推官所審令其改過自新未敢
擅便將原訴繳上候文察落不敢
妄申所申是憲

巡按將潘公申文並朱昱訴狀一覽
見中問所請深切亦有見矜之意即
批云

擬推官潘請朱昱罪本在不赦惟
警哭書

合訴狀情等情切意必死欺始看
更包如日後不取過自新仍前妄
為另行墨紙着該府一月一查並
防四隣其結如敢再犯即時拿問
不貸

潘推官見申文批允即喚朱昱曰吾
代你由文批允你可詳看朱昱看
叩頭謝曰存不省家口皆天台所賜
甘原批允云大夫一言訴出何
苦再犯不才用心攻書不負公祖
恩感其見其言詞義烈用書干取
出自銀一十兩付朱昱曰吾親你才
志可取故教你前程來年乃大比之
年你可將此銀回家奉老養志攻書
以圖進取朱昱曰全三命之恩未報

各相等萬審之族長尹從兄也保從弟也以弟殿兄寔
犯父分合處不應保之魚他魚係保物尹乃妄擬非其
有而取之亦合按不應取供

爭樹殺

告狀人定琪為伯榮後命事身有田畝與毫惠為仲田
士相連高皇為界種柏樹原畝柏子兩家輪收今該身
收皇上柏子豈意惡伯但身身與理說伊竟喝令虎侄
狼男某毒打上斷手足渾身寸上有傷命在旦夕王法
凌夷号天上告

訴

訴狀人烏仲為越領伯殺事身田界連定琪高皇上連
柏樹原畝柏子兩家輪收一收旧年于粒且屬惠收今
該身收惡乃越領伯收與身理論喝令狼僕凶徒狼打

卷四 關限類

駁諸門牙王法大案案冤止訴

審

雷必現得烏仲田士相連高皇為界七上種有柏樹其
柏子輪收一收旧歲屬琪子粒不熟一无所得今歲屬
仲子粒繁盛琪欲補田年之所未得仲意不許遂至二
家爭毆琪折其肢體仲毆其齒牙俱各有罪細審烏必
二姓田風相為姻親一樹子粒所值几何為此而毆幾
傷其命乎以然伯之枝葉終成整是婦業相之根株盤
結終是楊根合併而耕之以杜後患其折肢毆齒之罪
各贖不立

臣殿叔父

告伙人白感為春產毆辱爭父昭某山一座兩子均分
定亡身偏惡佳白端時屈獨自身因孫新以慘惡乃遲



何敢更長老公祖之銀酒公曰吾爰
尔之才你当用心政書輝是朱昱叩
謝而去回家將銀与母妻言知一家
大悅是夜焚香禱告天地祈祝潘公

次年朱昱考試人場中式第三名回
見潘公潘公太悅朱昱拜謝回家見
母又上京公試中式二甲三十五名
後官至少卿賜常云作狀之人不得
善終何也其中深挫致人受屈故折
其福若財代啞傳言曉曉過橋豈无
偏依有朱昱訴狀中但臣子瞎子二

句甚妙故自此報但原呈着去兵二
字若出福來吾細思之雖巧不知安
分好登台不若釣台墜後人宜熟察
之謹戒之

驚天雷

玉石經

玉在石中 与石无異 十如法王
琢磨成器 字將買金 邊邊坡至
有家常行 天下大刻 許騙愚謀
飛走詭通 混池埋藏 顛倒利刃
派烟加後 欺瞞白地 弄法欺公
運修越劍 禍福受屈 嘉祥導志
消之延亡 把柄作教 統弄弄人
伺欲扶弱 口誦書陣 而徒背早
創駐草營 運勇流也 游夢唯幾
自昌賄賄 餉穿本口 望助來訪
大律成迷 因謀能近 彭蠡細虫
救眾母蟻 作絮若屈 不干舍繼
挑撥腹喉 休依野論 累害良民
愛作作藥 巧作虛言 飛作作勢

凶凶毆毆辱落牙血流暈地當得尋你按証法思以與
國綱綱常大要情法理法律何存民苦无伸吳天止
吉

訴

訴狀人白瑞為暗助黑助爭祖遺此山父叔各得一半
叔將其牛一頭身父得價五兩中見其書俱在分其暗
弟初復行照業目以無薪明身理說証埋毆打以打落
齒牙黑冤誣告父業子不得承與幼豈敢犯尊身死路
伸冤投光上訴

啓

審得白成乃白瑞之叔父也言父有山一局二均分
復言以其半轉賣子兄得價五兩則其山係白瑞得
矣今成及復取柴薪為白瑞者若念叔父置之不問可

卷四 門限類

士

也胡逞凶而毆其叔乎毆叔而又落其齒乎今言以田
落齒牙理究誣告恐亦唯信白瑞之罪比常人更加一
等第言既賣山与兄即当子承父業不可亂故故念其
齒之已折情有可矜免究其山白瑞照平今以後不得
亂砍各宜遵批

繼立類

答告繼子

告狀人乃大明為自述大冤事身原死于因過族弟大
元子為嗣恩撫成人為娶妻室記實告義逃自足不履
門視有荆棘待若仇敵身与理論更理辱罵以此背義
有恩恩台留甥上告

訴

訴狀人乃江為阮廷廷廷事伯父繼身為子本屬夥利



外酌老成 丙裁奸計 仍備髮風 因後母生祠 訖言謫 害毀身繼立 是親生吳屋不方

謀為不執 皆夫逃走 控選得秋 一毫田地不與小上逐身外出 晏轉无指 投尊理誦父

走懸口房 追獲不及 一獸人 見不田今感母言又行 聖告乞天統收聖光上訴

兼打是時 照研百帳 水現飛石 雷得刀大明原死子繼上族人子刀江為嗣 察始類我

損打頭胸 成傷傷極 泥重迷昏 亦可幹盡及後妻生子更當視江為一體也乃或于

不能飲食 夜至更三 自絕死氣 杖言以江為不屬毛裏逐而出之田地不與寸土屋

檢驗尸傷 或无打朕 傷斷不明 不給一絲今大明告江有逆明係誣捏仰尊長節明家

反復告計 註在行人 從地戶說 產合品作三股繼子二股親子二股親子繼子生則其

頗用金銀 拖奸買隊 隨下真情 亦死其共葬是或一道也即公處回報

影射作獎 誰曉不明 難以分別 告子不孝

慶回多喘 弄巧成拙 作福保全 告狀知其氏為不孝事吳氏生六子未逆其夫存日

後雖落 娼理虛誣 奈運變累 但曾抱過房伯氏為之相娶 殊逆害其聰伯計畢詐次

飛越抵牾 古舊田地 尊富欺貧 卷四 雜上類

買座官吏 狐假虎威 情奴我勢 告子不孝

親說說然 懷有死財 曲結回看 告狀知其氏為不孝事吳氏生六子未逆其夫存日

驚天青 同惡相濟 弄法用刑 創市打打 歸親父強奪克業吧已氏與理論反逞凶入室打破門

事大荒涼 曲筆難辨 幽獨難休 整將室推倒在地族長其為証切逆既出繼止庶承其

砂紙信陶 絕食傷生 弄死蓋勢 一宗何得爭而家財少听人唆蟲播母在地凶惡無遺

生社合克 不得相見 摘拾席友 天理滅絕恨批鋤逆倫常有賴上告

妄中病狀 司獄平頭 女行方便 訴

藏污渾人 淋瀝口西 魁地接錢 訪伏人某為窮人死归投天作王事身父坐六子身居

不察見面 相繼牽緣 互相接引 未因母病死乳伯母代抱哺乳彼時伯母死子兼以哺

折割探生 書符咒水 端公煙素 乳思然未忍速離原非過房与伯為子父將終焉母分

中壽厭冠 荷聖拔為 初扮神戲 居有田一畝候身長成管業今身已長成伯又自己生

欺脂公庭 私取利賂 不務需屈 子某位承嗣親父親母允宜將原業還还不意兄其久

私自替別 不寸釐規 故還戒律 假不归坐羈不吐又恃与母日親日近謔言間母不容

官引重囚 盤計奸細 煽惑人民 月宗唆母以不孝送至天台母教子死不該不死繼非

明敢夜聚 擊鼓昌取 驚天動地 出忽母本心恐係狠兄設計敗令含冤不日昭母不

犯案如記 不顧廉耻 倚是知人 出忽母本心恐係狠兄設計敗令含冤不日昭母不

犯罪衣精 有傷風化 役迷良人



勝如奴僕鎖押伊家私置軍備

竹筆刑條脚釘手肘吟集後人

四不拿捉手足交加牽打脚踢

當有喝令各批器械如虎似狼

驅牛趕虎充異廝徒明火持械

稱幫不劫擄掠打劫財物一空

勝如抄劫推倒牆壁操下壁天

大小驚惶各自走脫故大殺人

不赦抵罪架炮飛鎗輪刀削箭

作數謀危人財枉屈昏暗不明

難以認說密地眼瞧知是甲乙

作狀告官老人結勘互相同謀

分崩崩折里老大夫誦如徐的

私宰牛馬浩切皮肉假公營私

公生吃熟過付奇賍私匿免落

驚天雷

誣告涉虛勘杖一百充開軍民

各為分夥開告民情從公剖決

作打為非經官禁革天霧降天

于靈霧日理望刊明緣得杜絕

一充虛証弄假成真橋架虛空

後生異說器附鄉材里者捺住

仍復作為不守本分前犯不終

轉行加害開關開進誦誦惜怪

依救速除賑給民糧欽遵按論

假銀私籌昌名頂替厘私糾紛

狗私偷私洒海稱盤當官散給

遇收錢來見一罰十布曰沒官

剝民軍納私勝公爭屋太夜出

瞞官害眾刻民心肉放肆奸貪

且當日如果出繼應月伯父既未出繼應還木支今伯父已視不執子兄又受司不收令其何月水木枕利本其為人豈先父母投天作王電煙狠兒奸古斷還父屬存業仰窮人有本姓父眼目粘單上訴

昔稱太守召民論之曰天下得之甚難者兄弟易得者田地假令得田地夫兄弟心如何民間之泪下今民則異是矣某之弟弟襁褓時以母病无乳而寄哺伯母不遇一時收宜之計後因哺乳恩深不忽即離兼以伯尚未生子故未抱回原非有過繼之設其父痛終時亦逆知此子必為預謀諸妻令其存用一股候其長回付官不可謂謀之不藏者也何某止利弟之所有遂敢欺其死父咬生母埋弟以不孝必欲展力逐之何不衣之耳

平夫使伯父无子則此子猶可归之伯父而伯父已育子應归之親父母矣某必以為既出繼而不收欲令此子何归乎况已經告本府原有成案某何得詭詞用上變乱是非哉仍照本府原斷田產給某收管令還本改某利弟之有以致開端抑以不取供

嫡告庶子

告狀人魚平為憑天村古爭父在日庶母頂民生弟安父獨偏愛幼子所措財物俱皆私弟及父痛死分家庶母而主所分田地弟肥兄瘠止房屋三所憑尊長議定身住祖居弟受續續累今弟又妄爭割戶分家岳石斷路以閉書為故紙欺長兄若并髮之恩斧劈上告

訴

訴人魚安為虎吞孽子事身係支出兄平嫡出詎意

卷四

雜立類

三



掘鑿池塘 灌溢防旱 澆秧禾苗 兄以嫡壓庶父手朕田只行霸古家業三分兄得三分

載流不至 崩塌壅塞 空斷切墳 二分外又極荒年身止有祖屋一所分與遺囑人各

稼穡焚稿 非天水利 走寫凌虛 居牛兄又皮據逐身外棲第後母守伶仃里天哀憐易

公販竊取 面貌是人 中心乃盜 天上訴

恃尊凌卑 奪古財業 惡毒凶奪 審

豪橫霸載 尊長不公 卑幼直說 審得魚扎他生一子長平幼安長嫡幼庶比份財產諒

海賊鄉愿 狼如打劫 戾害宗族 族長有公也也今又于房屋一所互相爭競以手足而

遠近皆知 事有隱瞞 隣里可容 動戈矛父卧九泉寧眼目乎雖然平兄矣兼難生安弟

先問知職 至公无私 豈容隱錢 也又支出以兄壓弟以嫡凌庶情不能无者拋族長述

犯義干名 一般拘結 巨猾老奸 為剖決母以區上遺產貽笑于孤竹之子也具出申報

利欽推塞 賊盜刺字 疤痕傲然 軍門批准縣狀

豈除无跡 起滅自由 狠甲夜行 告為罪不容誅事滅族殺叔人道大變弟某七俱改絕

不改前犯 穿窬穴壁 乞安地方 父某恐爭繼控告府縣批照分廷狼兄某以子某孫某

拿作懲治 誘人犯法 懷挾私仇 父某恐爭繼控告府縣批照分廷狼兄某以子某孫某

年高有德 躋勸來量 轉加屈抑 告

驚天雷 四下攔截 神人共怒 既弄虛空 族長某寺証不孝不倫无法无天不若勢壓誘批嘉切

動輒害人 同盟擗血 結父兄弟 告

勢焰不息 十虎三彪 明白糾惡 院批

天地不容 毒如蝎蝎 火動燒空 告為三滅事滅王法滅叔骸滅族合台勅巡開夫計哭

雷霜疑霜 凍餒至極 无人敢敵 叔某嬌某氏无嗣憑族序立某繼某弟某聽訟某于某

淫徒空毀 擗渡過渡 触駁方物 前念七封金四十兩補詞縣佐賄算某聞聲某蓋蓋絲

疋馬蓮車 撈不能止 漁虎暴流 其將家叔殺錫傷祖每鋪劣席捲勢酒酒虐族親某上

延火積聚 厨櫃雷箱 池水弱水 駭証倫法灰滅叩叩剛廉究繼詳告

認納官驚 忿怒証說 失火由悲 縣訴

登露漏泄 飲釐若懷 絨疋補陶 為自足堪案爭擇繼序繼立人並載音弟某今侄某俱

凶尊御嚼 偷寧抱撲 拷詢入押 故无嗣某擇某承繼成命在先某暴族拆序繼天定恨

驢騙巧撥 上司公平 削斷果決

大小與平 輕重出析 秘斷偏斷

乱除好除 軍計深謀 虛張謊誰



逕遛起難 事務繁雜 難以妥貼 兄其抗擇繼後命繼謀圖傳人眷族不平人鬼
倫次錢類 以難耗耗 歲月甘交 家天台留細分等某已得其三某未滿是皆
設論估折 之沒遺方 依例造按 計橫亂但業經天斷已定焉得无端造捏燒狀欺天某
故犯不悛 定行拿獲 龍鳳後花 故今越兩旬彼時族叔尚未萬亂安能擅立繼命事有
慘迫挽越 依憑刀好 自偽詐偽 青衣生員某非親非族突然捕人安保業正无偏巡証
民糧板秀 身身護回 仁義倒增 封金四十兩補詞恩佐指族長為訟所捏外甥以豈
性理順服 小人的耶 君子遠華 非他害民甚至害官幼名越詐滿紙虛証另天併參珍
肆設隱藏 賄聞偷賴 懷懂痴呆 密
除賊害民 誑誑巧偽 輟誘噓磔 忠正典哀訴
刺檢擄尋 張捕掣輒 作振圖聞
欺壓逼租 狼狽猖獗 遮掩擁塞
仗義姑容 知指隱接 忍意控通
相和連及 民間私債 置算欠還
利中加利 因貪死還 今又轉約
借旧如新 重上竹節 一部二伍
驚天雷

心切不定 執約不還 沉債无休 成命在先之繼竟不使徹一粟聖瘠人肥已夫所忌也
欠死丁白 羊羔利自 惡想不還 者豈然其神豈佑乎仍照原繼倘更越証重緝以法某
平空誣塗 負難抵對 做效慘寓 某各拟申詳
竹害告明 爭競澆制 脫弄商計
豆更阻滯 滾沽田地 虛錢是契
私通老老 爐行盜稅 甚扯騙吞
民遺若棍 私買原中 裝飾幫扶
籌鍾驚疾 涼倒死依 拐弄花哄
通囑關書 契憑草稿 銀兩銅錢
叨論寒星 穿袂寬疎 些痕多少
幸此昏迷 魁匪蓄恭 申合串通
辱業叢檢 摧湯切拍 愁勢扯拽
刮削民財 糾縛磁磔 逼勒投降
文需假刃 拈死歷年 扭民挨挨
推去頭跌 因由傷項 氣血攻心

告爭繼立
一 告狀人王相為滅法奪繼事叔无子立身傳繼代身娶
妻小氏今已二年叔死身及小氏共服斬衰梟兄王佐
項立禍心無空爭奪毆傷嫡母遂逐身妻封鎖倉廩古
據田地鯨吞房屋被毀鍋灶三日絕食一族譚冤幸遇
青天望光上告

訴
訴狀人王佐為繼序違律事長房傳祀律有明條幼弟
越繼倫次失序叔大章无子身係長姪已憑族議立身
傳祀繼約存証身往楚地年餘豈惡弟王相越次序繼

一 告狀人王相為滅法奪繼事叔无子立身傳繼代身娶
妻小氏今已二年叔死身及小氏共服斬衰梟兄王佐
項立禍心無空爭奪毆傷嫡母遂逐身妻封鎖倉廩古
據田地鯨吞房屋被毀鍋灶三日絕食一族譚冤幸遇
青天望光上告

卷四 繼立類 十五

受不害甚 食不能造 區不能說 紊亂宗盟顛倒法律虎拋房室鯨吞財產身論被辱理

好殊一命 氣絕身死 閨門勦誅 誣反告幸台明鑑當空不使覆盆冤焉上訴

相木倡勳 恤墓開叨 查捏播問 審得王太章家約三百餘金无子續後若以侄為承祀

軒鳥死幹 貪其題挈 括分代坐 佐則兄之所出相則弟之所生欲立于佐而相以承服

問邀攔當 拘扳買將 梟令抄花 矣欲立于相而佐又措約矣事涉兩可固宜竭無有爭

器徒刃刃 貽累掠陶 連重无車 而鼻牙有訟也雖然傳繼之道當論房之長幼亦計子

張并奪摘 幽僻奪梟 搆紀焦柘 之多寡今也束手足于佐上固无兩索肥乳子相且又

榮子孤立 閑防走閃 秘茶私拒 少双佐而相即可繼入祀即大章遺產合兩分之佐相

和盤捆擊 安葬墳至 斬龍絕脉 各照其半而婿之殘年叔之遺祭輪流奉之可也

聚縮屠匠 依律斷决 內損外傷 執照類

吐血放血 胫肢胫腕 狼狽狂說 寡婦收嫁執照

形容枯槁 宿楚肌臄 盜蓋絞裂 告如梁氏為趙救冥命事身失病故服滿三年矢志相

怎怒騙拐 日夜悚惧 无厭膏民 執照類

風開受織 不識交憑 拖手画字 卷四 執照類

引匿扳授 遠不相識 抱屈含冤 六

驚天雷 定雅扶危 拘曲作直 自誓守制終身奈公姑早逝見女双亡父母又在遠

蒙照蔽隔 甲凡相接 礼儀白銀 卿伴身更無妯娌亮七孤立吊影自憐惟有一叔却係

接仍不歇 夜至三更 空開壁缺 鰥夫况直荒年无措續紡雖可僅瞻天堪鰥寡同居敢

偷出財物 金銀良正 故違明父 移所矢恐人齒笑猥天賜論超生感恩上告

下鄉需索 弔着沽名 標出批帖 批

不留人財 財海是財 偷便印信 婦人從一而終礼也合梁氏夫死礼合守制作一未亡

套尽花押 好賴人財 故毋沙汰 人奈伊公姑已死子女双亡父母更在遠方伴身且死

罢欺啞嚨 蠢仍敗法 尺位素餐 如理即欲律以常道唯夫况嫂叔同居却為不便嫂係

截派罢懶 浸潤貪婪 強盜形迹 死夫之如叔係无妇之夫叔也恐不能秉烛達旦嫂也

搗恤軍民 水旱疫疾 孤苦伶仃 恐不能肢髻守貞台与執照聽其他道

迹行非結 轄下屬官 虛文徒飾 媚如從良執照

作赤成財 杉上文價 法度綱常 告如沈月英為教苦出逃事生辰不幸賣入烟花迷用

包受尺客 飢寒淋瀝 敗分飲食 迎新悉是風流境界推雲世雨不道露永夫妻執若一

五谷豐登 天下宜鑑 誅裁凶頑 批

盜賊 遇往惡人 不容騙殺

焚燬有迹 謀軍射迹 湯湯楊清
實善惡思 豈許浮詞 不容睚眦
戶口增夥 人必聚集 幸直錯枉
弄柱錯直 因團虛空 原被解釋
王石不分 淫詞真雜 推情直詞
古往今來 金虎既偶 皇天祐之
子孫昌盛 凡當官者 盡蓋于斯
戒之戒之 慎之慎之

吏條硃語

貪官奪民 虐官害民 賊官吞民
土官殃民 能官騙民 鄉官害民
酷吏殃民 奸吏玩法 吏更枉法
賄賂沉痾 奸善作樂 積善殃民
詐官初騙 告官誑騙 偽官負騙
瞞官侵騙 唱官枉法 違例勒騙
驚天雷

頃日註騙

戶條硃語

侵欺錢糧 侵蝕官銀 坏盜官物
欺隱國賦 佔古官田 棄奇錢糧
脫漏戶口 欺隱成丁 侵古民勇
欺吞官物 逃脫糧名 脫漏人丁
隱沒官田 逃避差役 奸淫民妻
誘甲室交 選擇人口 去根宜累
時元異騙 抄家滅房 奪妻大冤
劫占產業 移重坑民 飛陷平民
壓良為賤 賈良作娼 逐婚嫁友
孔條硃語
沈辰李校 違犯數條 欺壓買偏
毆打斯文 毀罵官長 毀滅家廟
尤是即除 立繼亂法 奉勅究治

夫一婦死可終身仰望金批批明請許從良贖其結果
永出火坑致切止告

批

昨公爭暇從灯下開唱交司云柳巷年上望春曉上
這口耳迎新酒情使媚執真怪不忿新人志旧人又云
洞房夜上佳友吾一夜歡娛一夜夫今夜才即其昨夜
開灯看解樓受偏山此而現拘欄之奴其狀若人有
謂生為万人妻死作死夫鬼良不度也今月英志欲從
良是處開開關曉出苦海者乞以批照在其所從

杜禍批照

告狀人石洪止并杜禍爭西惡王成捕身他傷官罰
叔惡因切齒仇恨每誓必報身仇且惡性如豺狼奸類
鬼域倘茂林設穿僻路藏鋒身之整行必過搽官官其
卷四 批照類 十七

保年唯辨不若先事預防懇天賜照杜絕後患上片

批

苗得王成曾捕石洪他魚罰殺罪必恨石洪誓欲報
復即夫挾量甚為可惡朕報復仇者不過晒窮該害僻
如藏鋒使馬咬道上因匪消臨路之市斃反弄耳台早
批照杜絕後禍庶使隻行孤雁不致中傷云

保產批照

告狀人示大為憐孤保產事孤侄元秀生一歲父死三
歲母亡依叔元文忠官撫養父子財物叔存已足有田
產百畝已賣三之一為生始隔隔未使小人旋若
冉書日後何以瞻旁而活什命何以婚娶接續宗末為
係與親不吝生視乞天賜照提孤孤維保全遺產上告
此



要我房屋 勢古長捐 擅毀家室 竄得元秀生二歲父死三歲母亡自依叔元大賜撫卹
私盜祭儀 毀傷官長 擅聚節婦 狀父手財物文照存存及幸有田莊百畝支昭支賣去
過死孝婦 毀壞家祭 威逼過家 三分之一此子今方六歲遺產既蕩日後何以給衣食
更倫大受 棄家能受 過嫁服婦 又何以資婚娶以此而視元氏之支昭下如劉氏之伯
益焚劫墓

兵修疏語

撥發軍兵 乘枯揭掠 不所抄掠 廟古產業 謀殺坑命 侵寇里糧
強占里妻 吃匿軍事 自失軍伍 有誤告情 失仇誤用 私錫軍械
吞滅軍需 偷盜戰馬 失仇對民 房搖動能

刑條疏語

滅天大惡 過天大受 打死人命 威逼人命 鎗勒死命 謀財害命

驚天雷

毒死人命 強奸閨友 殺命大斃 掘塚去骸 盜焚傷命 欺奸姦婦
刻妻殺命 欺奸兄嫂 欺奸弟姦 偷法害命 縱妻賣命 肩妻為娼
欺主大受 焚劫殺命 朋謀脫騙 偽票騙騙

工條疏語

修理官 左復需員 乞恩益坊 乞批遷檢 扣部度價 伯益水利
古塞官道 灰點官房

禁賭雅告示

為禁奸賭以安境內事照得邦以民 為本民以食為大本縣歸地偏小因
拉无多選年取藏之果僅足供本地 之用近有外縣越境應招推飽一已

以執照已賣之產不能項復未賣之產不得專賣矣昭
不造族人可共理之南山可移此判終无抽動
呈水類類

呈水災

里排有大部為扶溺救恩事連雨連月洪水滔天已流
侵民居鄉漫展野官室悉遭魚鱗陸地尽成江河田苗
死絕無自晒惶惶其倚廢卒炊晨灶兒女悲叫父子留
敢伏七乞台轉請憲公侯方代切呈

卷四

呈狀類

六

呈旱災

里排客方為救旱懸困爭天氣炎熱三月不用田禾
乾折南岸焦枯市中米價增野外哭聲漸起民生无
賴同稅災供由仁台恤字心勞豈效商王之禱祭下民
飢荒難度乞施他人之憂伏乞俯賜賜共生靈庶邑无
逃亡民悅囑容上呈

呈陳思

地方張月時為乞除茶毒救拔生靈事切聞良農治田
必去穢賊長嗣治唯尤及莫業本鄉老奸某遇事輕生
逢人蟹嗽妄生枝節紙上裁茶于一時巧設機關定丁
駕雲于千里禍水燒地漫湧風波腹卸刑人利如匕首
前在功經訪軍役今復黃緣又入刑房勢惡弄果刀
爭錫雄之坊愈張吸民膏脂雷聲之欲准集某等自請



之願獲不歸問之故以致本且前終心抱不平幸遇天台乞施軍後與一利不如除一
根節自增高價百姓不安眾口放土
本縣或司民放安忽坐視險要官販
恤外合行反禁如有奸匪入境許地
方保甲販運出境取自羅之象務要
公談公台報名呈身俟本具親臨看
驗不買怕衆如有恃頭不拘羅販大
戶協拿送官究治決不如咸特示

欠東修

古人制交形為親和毀騙事念彩和讀詩書泥沙千里
謀殺惡東衣與冤過遊徒衣德曰正月十六日開舖一
在教化惟期時雨春風工夫先問何論灰寒酷暑今
嚴晚向仁冤取發資豈意惡東反行向騙身理論即
庫凶拿門徒死和竟幫父惡迄今衣服捲藏寒此胆栗
供繼不具戰艱难度斯友扣地哀恨奸惡凶悍盜匪門
生行同盜賊惟仁台慈愛怜孤念身伶仃與客按法究
治斷給不忘上呈

禁捕夜告元

為勅禁夜行以禦盜賊事照得夜過
有盜律有明條近近某舖保甲人等
貪論本舖越更巡至三更時分有匪
少其人三五成羣環夜行非期物
子姦甲即狗盜于問巷乞行充治
使充夜以之驚民持枕席之安除將
驚天雷

生員求賑呈

某入寺重行究治外為此合行曉諭
重民人寺等重深安欲後務要閉門
夏意不許遊蕩街衢如不遵示巡
批復發官本以失不捕情以憑究治
不貸特示

卷四 呈狀類

九

禁衛蠶木

為曉諭而後事照得衙門積蠶木為
民害或嚇騙財物或淫人妻妾或賣
放煙盆或聚賭抽切一切不法事許
諸邑人等首告本縣決不偏護以長
列人之志案行依律究處首告不虛
特示

稟帖類

求山監稟

禁私宰示
為示禁私宰耕牛事故殺者街有徒
政之條割賣者例有納獲之責現今
匪人皮才為懇懇勸台以扶死辜事士豪向古侵占身
居地計告成仇乘伊妻林氏与妾郊忽服毒掉誣因欺
致死屈抑重罪用詳剖說俱蒙此駁改抄杖罪士豪親

用勞云設等元陳小民犯禁私望
網利肥已上于天地之和下致水旱
之災皆云所禁深為民害為此曉諭
今後除仰役巡查外如仍前率殺容
保甲人等情實呈告以憑究治如容
隱不率一休同罪決不姑息特示

禁賭博示

為廣禁賭博以引巡源事照得元明
之徒不務本業大開賭場引誘聚賭
深慮害至巨因麻事通露遠近引誘
良家子弟我大其中朋謀局騙勒直
使業必至流落為盜月賭後宿公除
前不究外或有倡誘子弟仍前不悛
許地方保甲稟上訪報從重究治決
不寬恕特示

勸農示

為課功本業早完稅糧事照得農桑
為衣食之本稅糧為國用所需爾地
廣土肥亦多閑曠如有可任栽種者
務須用力開墾使地無遺土多收
有田膏一石之利則則有田課
必不亡已者亦死可蠲之理又宜
依限完納既在官之昔免免使用
之費役亦免累信可樂也而且業動
則用自足糧完則心自開勉之勉之
特示

正士風示

為正士校以挽士風事照得孝
友乃風俗之源但近時降今俗
之風改教而英才以儲國用務

自供招証昭明白意彼輩脫逃以眾行可三年未
獲伊父向平本首伊月情虛其卷可查今民與白民
命未魁且三年未獲生死難料縱彼生存亦必隱姓埋
名奸人何時可得死無辜何時可脫因圖况伊父有可提
之詞被告有免追之例今查閱案卷起活數命激切上
稟

完婚脫罪稟

具稟婦和氏為報復仇冤死事照得告事氏夫即其妻如
為妻侍奉老姑夫因家貧出外營生九月內姑往母家
探親佳至某日姑往送回夜半腹疼身死計報夫回開
喪姑之親族前來送喪並無他言已三月矣詎料奸惡
臥坦因盜欲和故樹木氏夫早之爭競致成仇恨伊即
誣捏縱妻殺姑大逆難逃且主固有明斷詎意伊糾合

卷四

呈狀類

三

里長班扁假証暗以死刑奸即為姑而死亦所不辭但
流名不孝含冤冤民若姑果因氏死張門即得緘口若
果中毒姑亡隣右何得言言已隔三月亦有查首之
理平遭屈死冤冤之昔幸遇仁台哭訴乞天洞察
民監電好列使姑冤得伸感恩刀代激切上稟
求發縣錄稟

具人初視為冤鳴若情乞天曲援事切視上無父母中
外兄弟子方為民幾上子立旧冬拘禁忽已半年形律
恍惚与鬼与隣氣息奄奄七朝又待斃且本府至具本具
至家計連三日有零往返動經旬月途有阻隔家无接
應平日即探問河縱死骨肉不聞言之真不慟心同盜
俱為墮泪望乞天台哀憐此苦情抄惟移冤本具上
盜不具府盜一則身可附近調洽一則男可依昧而



在德修事明堂待忠平之報不惟視身必思合家无不敬切土原

明慶祭主之慈今之士風日益壞疾

亦竟詬辱

有革不中事視近場街中教飲
討訟盤藉官府甚至燬暗謂飲
澤放死此乃乃不檢斯安
日地矣為此膝行本堂俟本堂
公餘之旨另行焉猶知有砥礪
名節是守行誦者本堂是行庫
取以崇寔行決不拘靖以滋痛
忘之風批示

為恨忍詔出以極廢民爭夫國以民為本國國務在安
民政以區為重言政必先薄賦我徽盛名政聘其官草
野出則民多習易不顧求宿風食量扶鋪鉢恒節素
俯首今者連年雜派賦食重而政愈饒逐月節微民益
窮而財益端以致父孀婦南妻登凍餒若似捕蛇患同
水火水火不遇一時心死加差役安知何年安患况
他郡田多民貧縣不征我府地狹民稠更征轉急是
豈生王民何不同仁一視若左申詔以解御懸生民
幸甚上稟



